

曲園叢書

14
484
23



門 1 4
號 484
卷 23



古書疑義舉例六

弟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上下兩句互誤例

古書有上下兩句平列而傳寫互誤其字者詩江漢篇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王氏引之曰當作江漢滔滔武夫
浮浮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此云江漢滔滔義與彼同
浮與儻聲義相近江漢滔滔武夫浮浮猶齊風載驅篇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也寫經者滔滔浮浮上下互譌後
人又改傳箋以從之莫能是正矣說見經義述聞
禮記明堂位篇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按包咸鄭元

注論語賈逵服虔杜預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與此不同據論語云瑚璉也先瑚後璉則瑚屬夏而璉屬殷明矣若是夏璉殷瑚當云璉瑚不當云瑚璉也蓋記文傳寫誤倒耳

周書大聚篇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按此當作立正長以勤人立職孤以順幼蓋立正長所以勤民事而立職孤所以使幼者得遂其生也正長也職孤也皆其名也勤人也順幼也皆其事也立職孤以順幼與下句立職喪以卹死文法正同傳寫誤倒失其義矣爾雅釋草唐棣栒常棣棣按詩何彼穠矣篇采薇篇毛

傳說唐棣常棣均與爾雅合晨風篇傳棣唐棣也則與爾雅異此必有一誤而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曰唐棣棣也亦與晨風傳同玉篇木部糖徒郎切棣也糖卽唐字疑毛傳當以晨風爲正餘篇乃後人據爾雅改之其實爾雅之文本作唐棣棣常棣栒今本傳寫互易非其舊也爾雅一書訓釋名物尤易混淆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詩涉岵篇毛傳曰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岵又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卷耳篇毛傳曰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其義並與爾雅相反正義謂傳寫誤也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書堯典正

義曰鄭元讀爾雅曰春爲昊天夏爲蒼天則爾雅一書之傳述不同自昔然矣

周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浸潁湛鄭注曰潁水出陽城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澆注曰春秋傳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荊豫二州相次傳寫誤到之耳凡此之類安得有如鄭君之卓識悉爲考定哉

論語季氏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不均則不如無財矣

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管子八觀篇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按下上二字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眾然萬家或有盈絀故此又分別言之若在萬家以上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

老子第十章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又曰明白四達能無

善五之六
三
爲乎卽所謂取天下當以無事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卽所謂知其白守其黑也易州唐景龍二年刻石本正
如此而王弼本誤倒之至河上公本兩句皆作無知則
詞複矣

淮南子天文篇曰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
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按日冬至則水
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
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
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

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
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
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
與下文一貫矣此亦上下兩句互誤者也

上下兩句易置例

古書凡三四句平列者其先後本無深義傳寫或從而
易置之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曰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李善注引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視今本兩句倒置此或因正文而誤然奏彈曹景宗文
曰將一車書曲水詩序曰合車書於南北注並引禮記

曰書同文車同軌此則非因正文而然疑李氏所據禮記與今不同也

論語公冶長篇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引作少者懷之朋友信之雍也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作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泰伯篇啟予足啟予手魏書崔光傳引作啟子手啟子足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文選東京賦注引作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鄉黨篇與下大夫言侃侃

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史記孔子世家作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先進篇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鹽鐵論作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論衡問孔篇作有社稷焉有民人焉顏淵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記曲禮正義引作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子路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韓詩外傳引作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憲問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風俗通皇霸篇引作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季氏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後漢書

安帝紀引作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子張篇仕而優則學
學而優則仕玉篇人部仕下引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
則學以上竝見翟氏灑論語考異按卽論語一書而它
書所引上下倒置者已不可勝計則羣經可知矣雖於
義理無甚得失亦讀古書者所宜知也

大戴記禮三本篇天地以合四時以治日月以明星辰
以行按日月以明當在四時以治之上自此至終篇皆
兩句一韵也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皆不誤可據以訂正
又少閒篇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
者猶酒按酒者猶酒句當在糟者猶糟下二語相對成

文糟濁而酒清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對玉
白而血赤也至實者猶實句或別有對文而今闕之當
爲衍句

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
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按惚兮恍兮兩句當在恍兮
忽兮兩句之下蓋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與上文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四句爲韵下
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乃始轉韵也王弼注曰萬物以
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
中有象也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可

知王氏所據本猶未倒也

淮南子椒真篇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按聲色句當在辯者句前則聲色貨利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字以兩句相連而誤疊例

周書度訓篇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按子孫字不當疊疊者誤也此以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為句習服鳥獸為句疊子孫字則不可通矣又程

典篇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按美字用字均不當疊疊者誤也土勸不極美不害當作土物不極美不割即文傳篇所謂毋伐不成材也勸與物形似而訛害與割聲近而借今疊美字用字則不可通矣又大開武篇天降寤於程程降因於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按程字不當疊降寤於程降因於商皆天所降也若作程降因於商則不可通矣葛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孔所據本不疊葛字也言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是孔

讀維王其明用開和之爲句言孰敢不格爲句其不疊
言字可知也今疊葛字言字義皆不可通矣一行之中
誤疊之字纍纍如貫珠古書豈易讀哉

大戴禮四代篇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
按庶虞字不當疊於是鷄三號以興七字爲句興卽謂
鷄興也鷄夜伏而晨興故曰三號以興學者誤讀以興
庶虞爲句遂重出庶虞字耳楊氏大訓本庶虞字不疊
可據以訂正孟子告子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按
四體字不當疊四體不言而喻義不可通若謂四體不
言而人自喻則四體豈能言者若謂我之四體不待我

言而自喻我意則凡人皆然豈必君子文選魏都賦劉
淵林注應吉甫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此文並作不言
而喻不連四體字可據以訂正

文九年公羊傳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按
王者字不當疊上文言王者無求故此發問言非王者
曷爲謂之王者無求今疊王者字則無義矣國語晉語
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按富字不當疊利
與賴古字通此言賴君之富以聚徒黨又賴徒黨以危
君也今疊富字義反隔矣管子乘馬篇陰陽章正地者
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

正正不正則官不理末句本作不正則官不理涉上句而誤疊正字又爵位章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末句本作不正則不可以治涉上句而誤疊理字凡此皆兩句相連而誤疊者也

字因兩句相連而誤脫例

周書程典篇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按德開開三字文不成義本作慎德德開開乃無患與上文皆四字爲句兩慎德字相連誤脫其一而義不可通矣尙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按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文義未足本作誥父師少師兩誥字相連誤脫其一而義不可通矣

周易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傳曰渙其血遠害也則當於血字絕句然去逖出三字殊不成義疑本作血去逖出无咎因兩血字相連而誤脫其一也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无咎正與此文義相近

老子六十一章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按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句文義無別殊爲可疑當作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卽承上文而申言之因下文云大國

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大國字適相連而誤脫其一遂并刪上句小國字使相對成文耳

列子仲尼篇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本作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是其義也因兩有母字相連誤脫其一商子箕地篇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此本作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下文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即承此而言因兩名字相連誤脫其一春秋繁露執贄篇暘有似於聖人者聖人下當疊聖人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

至暘亦取百草之心始說暘之似聖人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因兩聖人字相連誤脫其一淮南子主術篇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孟嘗君下當疊孟嘗君字涕流沾纓以孟嘗君言非以雍門子言也因兩孟嘗君字相連誤脫其一又秦族篇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此文道下當疊道字達下當疊達字見字乃則字之誤本云小藝破道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明證也因兩道字兩達字相連誤脫其一

字句錯亂例

古書傳寫或至錯亂學者宜尋繹其前後文理悉心考
 正周易說卦傳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按為曳二字當
 在其於輿也之下其於輿也為曳如睽六三見輿曳是
 也睽自三至五正互坎以經注經莫切於此矣序卦傳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
 蠱按以喜二字當在必有隨之上其文曰豫以喜必有
 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正義引鄭
 注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正解豫以喜必有隨之義也
 可據以訂正

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

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
 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按眇能視三字當在跛能履之上
 眇能視跛能履兩句連文與履六三爻同九二則但曰
 利幽人之貞與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辭意相近
 履九二言幽人歸妹九二亦言幽人履六三言眇能視
 跛能履則知歸妹初九亦言眇能視跛能履矣兩句一
 意不得分屬二爻也象傳止曰跛能履不及眇能視乃
 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之例說已見前後人不達此例以
 象傳無此三字乃誤移之下爻耳余著羣經平議未見
 及此因附著于此

尚書盤庚篇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
孫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按我高后既作乃
祖乃父則乃祖乃父必作我高后釋文傳寫奪去耳尋
釋文義以別本爲長上言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
死就臣而言也此言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
刑于朕孫就君而言也上文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
虐朕民又曰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此亦是一就君言一就臣言可證
周書克殷篇泰顛閱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
社太卒之左孔注曰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

也按經文本作泰顛閱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太卒王入
卽位于社之左故孔注如此堯典枚傳曰奏進也奏王
太卒者言進王之大卒以衛王也後人誤讀皆執輕呂
以奏王爲句謂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相
對成文因移太卒字於社字之下耳孔晁作注時尚未
誤又世俘篇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
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
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按凡厥有庶
告焚玉四千告焚二字當在四千之下庶玉二字連文
此云凡厥有庶玉四千故下云四千庶玉則銷兩文正

相應也告焚二字自爲句既告焚之五日武王乃使人
求之告焚者以商王紂自焚告非以焚玉告也注曰眾
人告武王焚玉四千則孔氏作注時已誤矣
詩皇矣篇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
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按父比于子
義殊未安維此王季句昭二十八年左傳及禮記樂記
所引並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亦作文王維此王季
既作維此文王則比于文王必作比于王季毛詩蓋傳

寫誤耳

大戴記王言篇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
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按
致其征三字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
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
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傳寫誤倒王
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爲改其政矣又夏小正篇初俊
羔助厥母粥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耒初服于公田
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
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義亦未安此文初字

當在上經禪字之上其文曰往耆初禪言往耆者
初著單衣也傳寫誤倒耳又武王踐阼篇觴豆之銘曰
飲自杖食自杖戒之僇僇則逃按戒之僇僇則逃乃上
履屨之銘其文云慎之勞勞則富戒之僇僇則逃兩文
相對而義亦反復相成傳寫誤移于此耳

大戴記小辨篇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按此當
作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君其習三字誤移在
可乎之上則不可通禮記禮運篇故聖王所以順山者
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按此當作故山
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聖王所以順而弗敝也

敝讀作警詩采薇篇釋文引埤蒼曰警弓末反戾也順
而弗警者順而弗戾也聖王所以順五字誤移在山者
之上則不可通

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甲辰朔烝于溫按此本作十二月甲辰朔晉既烝趙孟
適南陽將會孟餘子烝于溫蓋言甲辰朔晉烝祭之後
趙孟將適南陽會合餘子之在孟邑者與之烝祭于溫
也溫孟皆趙氏之邑餘子卽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餘
子亦爲餘子者也因甲辰朔三字傳寫誤移在烝于溫
之上而餘子又倒作子餘雖服子慎不得其解矣又二

十年傳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按翟僂新既居新里安得脫甲于公疑左氏原文本作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而歸于公亦傳寫誤倒其文也管子霸形篇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按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縣棖二字傳寫誤倒本作棖鍾磬之縣棖通作纒廣雅曰纒絡也

墨子非儒下篇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按得字務字傳寫誤倒本作事親務孝得善則美務孝與竭忠得善與有過皆相對成文

莊子大宗師篇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

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按子輿有病當作子來有病淮南子精神篇作子求抱樸子博喻篇作子永求與永竝來字之誤也下文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傳寫誤倒之

呂氏春秋審己篇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又審應篇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按上舜字當作聖下聖字當作舜

春秋繁露盟會要篇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

此將率爲也哉按修國二字當在此將率爲之下又循天之道篇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按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十一字當在如此物獨生之下

賈子時變篇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按出倫踰等四字出衍文倫踰等三字當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以出倫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又瑰瑋篇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按挾巧二字當在不耕之上本作挾巧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

淮南子主術篇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按王氏引之以稌爲稌字之誤是也惟稌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稌稌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此皆字句之錯亂者不可不正也

簡策錯亂例

凡字句錯亂者尋其文義移易其一二字卽怡然理順矣若乃簡策錯亂文義隔絕有誤至數十字者則非合

其前後悉心參校不易見也鄭君注禮屢云爛脫今舉數事以見例焉

周易繫辭下傳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宐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按易窮則變二十字以上下文法言之殊爲不倫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上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下之脫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也幸此文重出而爛脫之迹猶未盡泯可以校正當移至上篇曰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禮記儒行篇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愆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按上文所陳十五儒皆以儒有起有如此者結此文亦以儒有起而以故曰儒結之旣不一律且義亦未足豈所謂儒者止以其不愆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乎疑儒有不隕穫至不閔有司二十六字當在上文其尊讓有如此者之前與前所列十五儒一律孔子說儒者之行蓋十有六也上文溫良者仁之本也至猶且不敢言仁也當在此文故曰

儒之士乃孔子總論儒行也自簡策錯亂而十六儒止存十五儒鄭君說溫良者一節爲聖人之儒行說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一節爲孔子自謂其失甚矣宣十八年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按此二十一字本在上文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甲戌楚子旅卒在邾人戕鄆子十郟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國語周語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按是日者耕藉之日也甫耕未

及歛也何遽及此且王所藉田以奉齋盛何以布之於農乎疑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十三字當在下文耨穫亦如之之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之上於農二字卽涉下文而衍幸衍此二字爛脫之迹尙未盡泯可以校正今移至下文曰耨穫亦如之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如此則文義自順矣孟子盡心篇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按此章之文止於此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一節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爲一章其文曰孟子曰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蓋因孔子而及文王正以文王比孔子也若果孟子爲貉稽引詩則當有次第安得先孔子而後文王乎又鄉原章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按此三十字當在其志嚶嚶然之下夷考其行之上曰何以是嚶嚶也萬章闕也言不顧行以下孟子答也狂者言行不相顧每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之詞及考其所爲實未能大過

古人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此三十字誤移在後而前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乃爛脫之未盡者可藉以考見其舊也

管子幼官篇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按三年二年之後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又揆度篇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

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
 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按童山竭
 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黃帝
 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下人字
 衍文此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君失二五者亡
 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至味
 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
 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
 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
 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

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本與人君失二
 五者相連雖屢入此三句而尚留一人字亦其迹之未
 泯者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
 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上陵學
 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
 賊夫糧食而已矣按遷善與參辰不相比意不相承頻
 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此兩節疑傳寫互易當
 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
 糧食而已矣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上陵學山而不至於

山是故惡夫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此皆簡策之錯亂者不可不正也

古書疑義舉例六

夫畫食而曰食對畫善與畫氣不昧此意不可不辨也
正齊林影翻入此二句而尚留一入字亦其惑之未
限文義且厭矣二五音入皆以禮歸之本與入音夫二





古書疑義舉例七

弟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不識古字而誤改例

學者少見多怪遇有古字而不能識以形似之字改之往往失其本真矣今略舉數字示例

其古文作周易禘卦傳噬嗑食也賁其色也蓋以食色相對成文加其字以足句也其從古文作學者不識遂改作无字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周書文政篇基有危傾基字段其為之蓋古字通用詩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篇作夙夜其命宥密

是其證也因其字從古文作示學者不識改作示字示有危傾義不可通矣國語吳語伯父多歷年以沒其身語意甚明因其字從古文作示學者不識改作元字以沒元身義不可通矣

旅古文作表尙書康誥篇紹聞旅德言旅者陳也言布陳其德言也因旅字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矣周書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亦旅字之誤史記天官書曰主葆旅事是旅與葆同義此篇曰冬寒其旅大武篇冬凍其葆文義同也因旅字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而又加服字矣官人篇愚依人也依亦旅字

之誤旅讀爲魯說文曰表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是也愚魯連文義正相近因段旅爲魯而又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以愚衣無義又從人作依矣服古文作良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服刑服對言古語如此堯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此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並其證也史記作何居非其宐爾雅曰服宐事也是服宐同義故經文作服史記作宐也服字從古文作良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則史記作宐之故不可曉矣大戴記王言篇服其明德也其義明白無疑因服字從古文作良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

廣森作補注曰明德之所及也夫明德所及不得言及其明德可知其非矣淮南子主術篇蓋力優而德不能服也其義亦明白無疑因德字從古文作惡服字從古文作反學者不識改惡爲克改良爲及高注曰克猶能也則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文義不可通矣按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亦由古本是良字故誤爲及也

近古文作片禮記大學篇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相對成文因近字從古文作片學者不識疑篆文先字之誤遂改爲先字與

下句不一律矣

自古文作白大戴記文王官人篇自分其名以私其身與周書官人篇自以名私其身雖字句小異意義則同因自字從古文作白學者以爲黑白之白遂移至分字之下作分白其名非戴記之舊矣

終古文作突大戴記本命篇女終曰乎閨門之內義本甚明因終字從古文作弁隸變作夂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補注曰及日猶終日則義不可通矣

君古文作罔國語晉語楚成王以君禮享之謂以國君之禮享之下文秦穆公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正與此

同因君字從古文作同學者不識改爲周字管子白心篇知苟適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因君字作同學者不識亦改爲周字

謹古文作同周書時訓篇鷓旦不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謹蒞挺不生卿士專權謹與歡古字通用因謹字從古文作同學者不識改爲和字則與上下文言字權字不協韻矣

師古文作同墨子備蛾傳篇敵引師而去其文甚明因師字從古文作同學者不識改爲哭字引哭而去義不可通矣

𧈧古儻字也說文人部儻相敗也從人𧈧省聲𧈧字亦從人從𧈧省而止省去中間一画猶𧈧字從鳥𧈧省聲而籀文作同止省去中間一画也管子侈靡篇若是者必從是同亡乎同亡猶言敗亡也學者不識同字傳寫誤作同尹注以爲卽鼻字洪氏筠軒又疑是卷字之譌胥失之矣

垂古文作同見說文我部管子地員篇山之手卽山之垂也說文土部垂遠邊也謂山之邊側也學者不識手字誤作才字又加木旁作材失之矣

起古文作同漢書孝哀帝紀建平元年詔曰其與大同

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悃厚能直言
通政事記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起於側陋謂從微
賤起家故能周知民間疾苦可使親民也學者不識記
字誤作延字師古訓爲可延致而仕者文義迂回王氏
念孫遂議移此四字於州牧守相之下矣

不達古語而誤解例

古人之語傳之至今往往不能通曉於是失其解者十
而八九今略舉數事示例
艸蔡古語也說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亦
或作草竊竊與蔡一聲之轉艸蔡之爲草竊亦猶莊子

竊竊之或爲察察也尙書微子篇好草竊姦宄草竊卽
艸蔡其本義爲艸亂引申之則凡散亂者皆得言之故
與奸宄連文好草竊卽好亂也枚傳訓爲草野竊盜不
達古語矣

旅距古語也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曰旅
距不從之貌亦或作據旅據與距聲近說文酉部釀或
作醱是其證也旅距據旅語有倒順耳凡雙聲疊韻之
字往往如此大戴記曾子制言篇行無據旅言其行之
無所違也盧注訓爲守直道無所私未達古語
土芥古語也哀元年左傳以民爲土芥是也芥卽丰字

說文丰部丰艸察也讀若介因丰讀若介故卽以介爲之而又段用從艸之芥也亦或作土察察者蔡之段字猶芥者介之段字也大戴記用兵篇作宮室高臺汗池以民爲土察猶左傳所云以民爲土芥也學者不識土察之語乃移至汗池之下使汗池土察四字連文而以民爲下增虐字以成句以民爲虐文不成義可知其非矣

弱植古語也植讀爲脂膏臚敗之臚字本作殖說文卣部殖脂膏久殖也亦通作殖釋名釋土地土黃而細密曰殖殖臚也黏泥如脂之臚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臚

猶土之黏者謂之殖矣襄三十年左傳其君弱植植卽臚之段字正義訓植爲樹立則弱植二義不屬矣究度古語也詩皇矣篇爰究爰度是也亦或作鳩度襄二十五年左傳度山林鳩藪澤是也說本王氏經義述聞亦或作軌度二十一年傳軌度其信是也究鳩軌並從九聲故得通假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未達古語

婁空古語也說文女部婁空也從母中女婁空之意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以人言則曰離婁以屋言則曰麗麗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也論語先進篇回也其庶乎

婁空此言顏子之心通達無滯若窗牖之麗廈闔明也
史記伯夷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則西漢經師已失其
解而婁空之語獨見于說文乃歎許君之書有裨經學
不淺也

遷延古語也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
亦或作遷衍衍與延古通用周官大祝注衍字當爲延
又男巫注衍讀爲延竝其證也管子白心篇無遷無衍
猶曰無遷延耳尹注曰無遷移無寬衍未達古語
斟湛古語也後漢書馮衍傳意斟湛而不憺兮李賢注
曰斟湛猶遲疑也亦或作謀斟湛與湛同斟湛謀斟語

有倒順耳管子任法篇然故謀斟習士聞識博學之人
不可亂也習士卽俗士說文入部俗習也習俗雙聲故
義得相通謀斟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
愚不肖者而言亦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
今斟字誤作杵蓋由古書斟字或作埒見漢書地理志
應劭注埒杵形近而誤尹注曰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
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謀以毀君法此不達古語而強爲
之說迂曲甚矣

比要古語也周官小司徒職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
司農云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也管子七

臣七主篇比要審則法令固可知管子治齊猶本周制
後人不識比要之語改比爲皆尹注訓爲事皆得要失
之

婁數古語也釋名釋姿容曰婁數猶局縮皆小意也字
亦作屢縷屢縷與婁數並從婁聲古雙聲疊韻字無一
定也管子輕重甲篇北郭者盡屢縷之疋也屢縷卽婁
數猶小民耳自來不達古語莫得其解

穢穢古語也說文木部穢穢也徐鍇曰穢穢不伸之
意亦或作支苟古文以聲爲主無定字耳墨子親士篇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詒詒支苟卽穢穢蓋謂在下位

者雖見凌壓而不得伸必詒詒然自伸其意也自來莫
得其解畢氏沅遂疑其字誤矣

談詬古語也說文言部詬詬恥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作談詢詢卽詬之或體漢書賈誼傳作媿詬媿卽談之
或體作護者之省也又或作奚后奚卽談之省后卽詬
之省古文省偏旁耳墨子節葬下篇內積奚后並爲淫
暴而不可勝禁也奚后卽談詬言其內積恥辱也今本
積誤爲續后誤爲吾於是古語愈不可解矣

解果古語也荀子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
者宐禾爲證富國篇云和調累解又韓非子揚摧篇若

天若地是謂累解累解亦卽蟹螺也彼從虫而此否者
書有鯀簡蟹螺累解語有倒順耳說苑以蟹螺汙邪對
文則蟹螺猶平正也注者不知古語均失其解

逡巡古語也亦或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
或作蹲循莊子至樂篇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按外物篇
釋文引字林曰踐古蹲字然則漢碑作逡遁莊子作蹲
循字異而義同謂人主不聽忠諫則人臣當逡巡而退
勿與爭也郭注曰惟中庸之德爲然此不達古語而曲
爲之詞

敬文古語也荀子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禮論篇曰事

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
是荀子書屢有此言性惡篇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
何也則誤文爲父大略篇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則誤
文爲交皆由淺人不達古語而臆改

鮮黼古語也說文黼部黼合五采鮮色是鮮色謂之黼
故合而言之曰鮮黼墨子節用上篇辛鯁字四見皆當
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旁耳鮮且卽鮮黼
黼從盧聲盧從且聲故且字可通作黼也古書多古語
又多段借字殆難爲拘文牽義者道矣

兩字一義而誤解例

詩天保篇俾爾單厚傳曰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按傳箋三說當以訓厚爲正俾爾單厚單厚一義猶下文俾爾多益多益亦一義也古書中兩字一義者往往有之

尚書無逸篇用咸和萬民按咸和一義也咸讀爲誠說文言部誠和也咸和卽誠和枚傳以爲皆和萬民則不辭矣多方篇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按夾介一義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枚傳以爲近大見治於我周王則不辭矣周書尚書篇昏憂天下按憂當爲擾隸變作擾闕其左

旁則爲憂矣昭十四年左傳注曰昏亂也襄四年傳注曰擾亂也昏擾二字同義

詩板篇爾用憂譖按憂譖同義憂讀爲優襄六年左傳注曰優調戲也是優卽譖也蕩篇而秉義類按義類同義義與俄通衰也說本王氏念孫類與戾通說文犬部戾曲也義類猶言衰曲也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頗類亦與義類同頗義古同部字也鄭箋訓憂譖爲可憂之事反如戲譖訓義類爲宐用善人不知二字同義而曲爲之說宐其迂遠矣

周官庾人正校人員選按員選同義皆數也說文員部

員物數也選通作算說文竹部算數也正校人員選者
正校人之數也鄭注云選擇可備員者失之
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老觀其意憲慎按意憲同義原
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意憲猶意思也禮記樂記篇發
慮憲求善良良與善同義憲與慮亦同義自來但知憲
之訓法而不知憲之訓思則意憲也慮憲也皆兩字不
倫矣又曰微忽之言按微忽同義廣雅釋詁總微也曹
憲音忽是總卽忽也漢書律麻志曰無有忽微此云微
忽猶彼云忽微盧注曰謂微細及忽然之語則微忽二
字不倫矣

文十八年左傳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按盜賊
二字同義姦兆二字亦同義兆讀爲佻周語曰姦仁爲
佻此姦佻之義也杜注訓兆爲域失之襄三十一年傳
寇盜充斥按充斥二字同義充大也見淮南說山篇呂
氏春秋必已篇高誘注斥亦大也見文選魏都賦李善
注凡有大義者皆有多義如殷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
訓滿皆是也充斥並爲大故竝爲多充斥言多也杜注
曰充斥見失之昭十二年傳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禦
王事按其禦二字同義禦與御通廣雅釋詁供奉獻御
進也其御猶曰其奉獻御質言之則止是以其王事耳

御亦共也杜注曰以禦不祥失之

國語周語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
自顯庸也按創制二字同義論語憲問篇釋文曰創制
也顯庸二字亦同義庸讀爲融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
明彼作顯融止作顯庸一也鄭語命之曰祝融韋注融
明也然則顯融二字止是一義顯融昭明四字亦止是
一義又曰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按果毅二字一義
序成二字亦一義序次也成亦次也言制朝廷之位則
以次序也儀禮覲禮篇鄭注曰成猶重也凡相重者卽
有相次之義故成爲重亦爲次猶序爲次亦爲重史記

趙世家正義曰序重也足證其義之通矣又曰棄衮冕
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按簡彛二字同義爾雅釋詁
夷易也彛與夷古字通簡彛卽簡易也又曰若能類善
物以混厚民人者按混厚二字同義混亦厚也說文心
部渾重厚也今渾厚字皆以渾爲之而混與渾又通用
故混厚卽渾厚矣又曰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
肅純恪也按和展二字同義展布也和展猶和布也周
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讀爲
宣和布者宣布也說本王氏引之然則和展亦猶宣布
也以上諸條並二字同義而韋注皆失其解

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按齊宿二字同義儀禮特牲饋食禮禮記祭統篇注並曰宿讀爲肅然則齊宿卽齊肅也賈子保傳篇有司齊肅端冕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並齊肅連文之證離婁篇又從而禮貌之按禮貌二字同義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蜀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然則禮貌卽體貌也戰國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並體貌連文之證

兩字對文而誤解例

凡大小長短是非美惡之類兩字對文人所易曉也然

亦有其義稍晦致失其解者如尙書洪範篇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曲直對文從革亦對文漢書外戚傳注曰從因也由也蓋從之義爲由故亦爲因從革卽因革也金之性可因可革謂之從革猶木之性可曲可直謂之曲直也人知因革莫知從革斯失其解矣

酒誥篇作稽中德按作稽二字對文稽字從禾說文曰木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故稽亦有止義說文稽部稽出止也作稽者作止也言所作所止無不中德也人知作止莫知作稽斯失其解矣

周書文政篇充虛爲害按充虛二字對文荀子儒效篇

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曰充實也是充虛卽實
虛也大聚篇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此卽充
虛爲害之義人知虛實莫知充虛斯失其解矣
詩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綢繆篇見此邂逅按邂逅二
字對文莊子胠篋篇解垢同異之變多解垢卽邂逅也
與同異竝言是邂逅二字各自爲義解之言解散也近
之言構合也野有蔓草篇傳曰不期而會是專說近字
之義謂因近而連言邂逅也綢繆篇傳曰解說之貌是專
說邂逅字之義謂因邂逅而連言近也毛公六國時人猶達
古義

國語楚語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按崇替
二字對文章注曰崇終也替廢也是未達崇字之義文
選東京賦薛綜注曰崇猶興也然則崇替猶言興廢
管子五輔篇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按將宿二字對文
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又水地
篇違非得失之實也按違非二字對文違讀爲躋隱十
一年左傳犯五不躋杜注曰躋是也然則違非猶言是
非

文隨義變而加偏旁例

周易訟九三象傳患至掇也集解引荀爽曰如拾掇小

物而不失也釋文曰鄭本作儗憂也按此字鄭荀各異
疑本字止作發說文發部發綴聯也患至發也言患害
之來綴聯不絕也荀訓掇拾因變其字爲掇鄭訓憂因
變其字爲儗皆文之隨義而變者也
尙書堯典篇黎民阻飢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阻阨
也釋文曰馬融注尙書作祖始也按此字馬鄭各異疑
本字止作且說文且部且薦也黎民且飢言黎民薦飢
也馬訓始因變其文作祖鄭訓阨因變其文作阻亦文
之隨義而變者也
詩載芟篇有飶其香傳曰飶芬香也釋文曰字又作苾

按苾本字飶俗字也後人因其言酒醴變而從食說文
遂於食部出飶篆曰食之香也然則下文有椒其馨椒
字何又不從食乎經典之字若斯者眾山名從山水名
從水鳥獸草木無不如是而字亦孳乳浸多矣
周官內饗鳥醜色而沙鳴狸按說文無漂字釋文出醜
字曰本又作醜是陸氏所據本作漂也說文牛部標牛
黃白色又馬部驃黃馬發白色二字義同以牛言故從
牛以馬言故從馬耳此經言鳥而古無從鳥從票之字
故借用標字傳寫者以其言鳥不得從牛又改而從白
玉篇白部遂收漂字矣

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

字有本無偏旁因與上下字相涉而誤加者如詩關雎篇展轉反側展字涉下轉字而加車旁采薇篇玁允之故允字涉上玁字而加大旁皆是也周官大宗伯職以禴禮哀圍敗鄭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按周禮原文本作會禮故鄭君直以會合財貨說之若經文是禴字則為禴禳之禴非會合之會鄭君必云禴讀為會矣鄭無讀為之文知其字本作會涉下禮字而誤加示旁也大戴記夏小正篇緹縞按緹字古夏小正當作是是與

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今作緹涉下縞字而誤加糸旁

兩字平列而誤倒例

平列之字本無順倒雖有錯誤文義無傷然亦有不可不正者禮記月令篇制有小大度有長短按長短當依呂氏春秋仲秋紀作短長今作長短則與韻不協矣又云量小大視長短按小大當依衛湜集說本作大小上文云制有小大度有短長則小字當在大字之前以下句短字在長字之前小大短長各相當也此云量大小視長短則大字當在小字之前以下句長字在短字之

前大小長短亦各相當也正義曰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先釋大字後釋小字是其所據本不誤此類宜悉心訂正庶不負古人文理之密察也

兩文疑複而誤刪例

周書豐保篇不深乃權不重按此當作不深不重乃權不重蓋承上文深念之哉重維之哉而言謂不深念之不重維之則其權不重也後人因兩句皆有不重字而誤刪其一不知上句不重乃重複之重下句不重乃輕重之重字雖同而義則異也

商子農戰篇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

修一百歲者千歲強按此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乃極言作壹之效本篇作壹字屢見此四言作壹乃一篇之宗旨也讀者誤謂壹一同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改壹爲一末句作字又誤爲修於是其義全失矣

据他書而誤改例

禮記坊記篇引詩橫從其畝按毛詩作衡從其畝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經引詩上字既同韓詩作橫下字亦必

同韓詩作由鄭君疑南北耕不可謂之由故不從韓義而別爲之說曰橫行治其田也廣雅釋詁曰由行也鄭訓橫由爲橫行其意如此後人據毛詩以改禮記而注義晦矣

墨子七患篇爲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按疾當作寡爲者寡而食者眾雖豐年不足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後人據大學改之

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按省乎二字衍文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此作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後人據

論語增之

呂氏春秋孟春紀乘鸞輅按鸞本作鑾高注曰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鑾輅也高意鑄銅象鸞鳥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本是鸞字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今作鸞輅者後人據禮記改之遂并高注而竄易之

淮南子詮言篇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按上文云曰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此承上文而言不當有鼻字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之不知彼上文曰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與此不同未

可據彼增此也

據他書而誤解例

詩鄭風羔羊篇三英粲兮傳曰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按三德卽具本詩首章洵直且侯一句有二德次章孔武有力一句爲一德直也侯也武也所謂三德也鄭以洪範說此詩恐未必然蓋一經自有一經之旨牽合他書爲說往往失之

董子三代改制質文篇故四法如四時然按四法卽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氏文昭注引錢說云四法卽夫子

所以告顏淵者亦猶鄭君之以洪範三德說三英矣

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逸周書作雒篇以武庚管叔霍叔爲三監左傳以皇皇者華一詩爲有五善魯語則謂有六德周禮天官有九嬪無三夫人昏義則有三夫人周禮六官爲六卿考工記匠人則有九卿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凡十二門月令則但有九門王制士一廟祭法則云適士二廟官師一朝燕士無廟曲禮王制竝云大夫祭五祀祭法則云大夫立三祀凡此之類當各依本文爲說援據他書牽合異義則反失之矣說詳王氏經義述聞

分章錯誤例

詩關雎篇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曰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按關雎分章毛鄭不同今從毛不從鄭竊謂此詩當分四章每章皆有窈窕淑女句凡四言窈窕淑女則四章也首章以關關雎鳩興窈窕淑女下三章皆以參差荇菜興窈窕淑女惟第二章增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四句此古人章法之變求之不得正承寤寐求之而言鄭分而二之非是毛以此章八句遂合三四兩章爲一使亦成八句則亦失之矣

論語分章亦有可議者如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爲一章仲弓問子桑伯子以下又爲一章必謂仲弓聞夫子許已因問子桑伯子以自質則失之泥矣此古注是而今非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爲一章子路曰以下又爲一章子路之問乃是自負其勇必謂因夫子獨美顏淵而有此問則視子路太淺矣此古注與今本俱失者也

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

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為章末結句是也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常貧乃別為一章今本誤

分篇錯誤例

呂氏春秋貴信篇管子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按貴信篇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故其下云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正與起句相應也今本誤

董子深察名號篇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也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今世間於性言之者不同至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八十三字與柢眾惡於內云云相接即為實性上篇今此八十三字誤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非董子之舊

誤讀夫字例

夫字古或用作詠歎之辭人所盡曉乃亦有誤屬下讀者論語子罕篇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當於夫字絕句今誤連何遠之有讀之孟子離婁篇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亦當於夫字絕句今誤連國

君好仁讀之

莊子徐無鬼篇其求害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也夫按有遺類也夫乃反言以明之言必無遺類也郭注以夫字連下楚人寄而躡闔者讀故失其義

呂氏春秋開春篇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爨水見之按天乃夫字之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並作夫夫字屬上讀此誤作天者失其讀因誤其字也

誤增不字例

古書簡奧文義難明後人不曉率臆增益致失其真比比皆是乃有妄增不字致與古人意旨大相刺謬者管

子法法篇盡而不意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後人不曉疑神之語改作故不能疑神失其旨矣又參患篇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與上文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相對爲文散者散其朋黨也後人不曉民散之語改作則民不散而上合失其旨矣又商子修權篇故多惠言而剋其賞此謂口惠而實不至也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後人不曉改作不多惠言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淫辭篇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此故字當讀爲胡胡與故古字通用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楊倞注

不曉改作善者故爲不畏失其旨矣凡此之類皆後人妄加致與古人立言之旨南轅而北轍善讀者宜體會全文訂正其誤不可爲其所惑也

莊子一書文章超妙讀者不得其用筆之意拘牽文義妄加不字甚多如胠篋篇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乃爲大盜接者也此卽上文而斷之下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又承此而推言之與此文不同讀者誤據下文於此文亦增不字作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則文不成義矣

又天道篇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之夫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四十二字一氣相屬今妄增不字作果不足以得彼之精則不相屬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二十五字亦一氣相屬而字當讀爲如今妄增不字作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不相屬矣凡此皆拘牽文義者所爲也賈子屬遠篇故陳勝一動而天下振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作天下不振失之淮南子原道篇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言道聽而塗說也

今作不入於耳失之於是知不善讀書而率臆妄改皆與古人反唇相譏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

從文選注訂正此兩

能踰也又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邪字通用眾人所能踰也言不能踰也其樂可量也言不可量也學者不達古語妄加不字作眾人所不能踰也其樂不可量也淺人讀之似乎文從字順而實則駮其反矣

列子仲尼篇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一律今作不治而不亂

此則臆改而非妄加然其失當則亦同科

自秦漢以來篆隸遞變而古聖人初造文字之精故其古書疑義舉例七實賴有漢許叔重氏說文解字一書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外是無繇矣乃後世學者舍實事而競空言說文之學廢而不講雖以王厚齋之博洽而猶悖然於季孝之非一字其它何譏焉我

朝經術昌明士知由文字而通訓詁由訓詁而通義理於是家有浚長之書人服飽里之學矣然許君生東漢時去聖久遠於古人造字本意未必盡得而傳至於今則錯敵遺奪亦所不免善乎顧亭林先生之言曰取其

今作不入於耳失之於是知不善讀書而卒臆來改皆與古人反唇相譏也

揚子法言學行篇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又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從文選注訂正此兩也字均當讀為邪古也邪字通用眾人所不能踰也言不能踰也其樂可量也言不可量也學者不達古語妄加不字作眾人所不能踰也其樂不可量也淺人讀之似

古書錄義舉附其則翻其反矣

列子仲尼篇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與此俱亂也非妄賦然其失當俱亦同殊

兒笞錄序

自秦漢以來篆隸遞變而古聖人初造文字之精啟其存十一於千百者實賴有漢許叔重氏說文解字一書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外是無繇矣乃後世學者舍實事而競空言說文之學廢而不講雖以王厚齋之博洽而猶憊然於季孝之非一字其它何譏焉我朝經術昌明士知由文字而通訓詁由訓詁而通義理於是家有浚長之書人服飽里之學矣然許君生東漢時去聖久遠於古人造字本意未必盡得而傳至於今則錯敵遺奪亦所不免善乎顧亭林先生之言曰取其

大而棄其小擇其是而違其非乃為善學說文者斯通人之論也余於是書信而好之蓋有年矣然意所未安則亦不敢苟同妄有訂正積久家多不自知其是不也同治建元之歲余因桑梓隕陷浮海北來寓居天津是夏多疫啟門不出因寫為四卷名曰兒笞錄俞樾記

兒笞錄弟一

王

士

告 牯 罽

韙 重 文 悼

遂

謹

詬 哂

與 予

窆

殿

數

昧

白 白

雁 鴈

蕳

囊

敷

膜 骨

利

筐

兒笞錄弟二

甘 昔

甚

蕙 重 文 圃

餐 重 文 滄

朱 株

杏

搖櫛

棘

蕤

殺重文繇

出

字

困

貶

昌倡

族

有

外死

克

寵

兒笞錄第三

曉

伊

候

必

殷

衣

競

咨

順

長

衰

吳

阜

扶

捋重文抱

始

威

嬰

兒笞錄第四

婁

婿

姦重文忌

武

戲

我

穰

綫 蓼

圭

畜

暘

錄

开

輔

官

阬

甲

丙

子 子

辰

兒部錄一

第一樓叢書之六

德清俞樾

王

說文王部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二為王樾謂許君所徵引未足據也古金玉字亦作王玉部曰象三玉之連一其貫也然則玉字亦三畫而連其中古之造文者不太無別乎今按王字从二从十二者天地也二部亟篆下說解曰二天地也是其義也十者四方也十部曰十數之具也一為東

一爲南北是其義也王者中天下而立其德上際於天下極於地東鹵南北無思不服故其字从二从十而天地四方無不具矣是謂天下所歸徃非止通天地人之謂也至玉字从三玉相連自是製字者本意而王字从二从十適與相侶古人慮其無別故王字或作𠄎玉字或作𠄎許書所收爲古文者是也然於字義實皆不合故後人又有王字中畫近上玉字三畫適均之說李陽冰因謂中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實則作書者借以分別字體非有義也而以中畫爲別仍易相混故經典遇金玉字皆加點以別之竊謂王字从二从十其中不必

連玉字象三玉之連則其中必連以此爲二字之別或有合乎

士

說文士部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樾謂士事聲近古或通用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貧富篇引作雖執鞭之事詩東山篇勿士行枚毛傳曰士事也訓士爲事猶讀士爲事非士之本義爲事也士字始見於堯典曰女作士至周室之班爵祿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未知其爲古制與否其後因爵艷之次士最居下故凡未仕者亦得通稱爲士論

語子貢子張所問孟子王子墊所問皆是也許君引孔子推十合一之說倡即由博反約之義而玉篇作推一合十又倡一以貫之之義以此說士於士之最後一義較近而豈製字之本意乎且與訓事之指亦不相冢凡許書引孔子說如一貫三爲王推十合一爲士之類大氏本於緯書不足據也今按士字从二从一二者古文下字也一者上下通也一部曰一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復士字當从引而上行之一蓋通下情以達於上者士也故唐虞名治獄之官曰士書正義引鄭注曰士察也惟能通下情故能察也周之大

司寇即唐虞之士而尚有以肺石達窮民之事此士官之職也即士字之義也今人書士字短其下畫以別於士字段氏玉裁以爲無理不知士字从古文下正當如此凡俗書相沿亦必有自學者固當據說文以正俗書之謬亦有時反因俗書而可見說文之誤未可泥於成見也

告 括 鑿

說文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易曰羸牛之告樾謂周易告字屢見蒙彖辭曰初筮告夬彖辭曰告自邑泰上六曰自邑告命益六三曰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曰中行告公從此皆告之本字也大畜六四曰童牛之告此牯之段字也釋文出牯字曰九家易作告則其餘皆作牯矣許君以此爲告之本義殆非也今按告者誥之古文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告古文誥此其明證矣告諭也與諭互相訓其从牛者牛部曰牛件也件事理也人部件分也謂從口出而分別事理也許君失其指乃訓爲牛角橫木而又以經典告字皆告語之告故又加所以告人四字以附會之甚爲迂曲其字不隸牛部不隸口部而別爲部或亦有所疑乎告部所隸止一譽字其字實从告得聲故字亦作告告其聲也非其

形也許君旣建告字爲部首乃以譽字隸之謂从告學省聲誤矣今宜以告字改隸口部而附錄言部之誥爲或體其譽字則从學省告聲應迓歸教部至牛部牯篆說解曰牛馬牢也義旣兼馬而形獨从牛疑非本義當以告下說解屬之曰牯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牛从告告亦聲一曰牛馬牢也如此則告字之形之義皆正而牯字之義譽字之聲因之亦正矣

趨重文悞

說文是部趨是也从是章聲重文悞曰籀文从心樾謂趨从是故其義爲是若从心則非其義矣今按悞者嬖

之或體也女部嫜不說見从女韋聲廣雅釋詁曰悵恨也文選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注曰違或作悵亦恨也悵卽不說之意然則嫜悵同字可知矣嫜从女而悵从心者猶女部媿或體作愧心部惰古文作媿耳詩鼓鐘篇憂心且媿許君於媿篆下引作憂心且媿媿之爲媿與嫜之爲悵正可互證女部孀弱也心部孀孀弱者也女部嫌一曰疑也心部嫌疑也是从心从女義得相通又如嫜字俗作悵媿字俗作懶媿字俗作媿雖不見于許書亦其側也今定悵爲嫜之或體而是部媿篆重文當刪

遂

說文辵部遂亾也从辵豕聲此字經傳皆借作豕豕从詞也凡經傳遂字訓因訓成者皆豕字之段也又借作術術邑中道也因又變其字爲隧至遂之訓亾惟見于許書後人不得其情有疑其字誤者懋謂古遺遂同字从部旒篆下出重文旒曰或从遺是其證也詩角弓篇莫育下遺荀子非相篇引作莫育下隧隧卽遂之變體此亦遺遂同字之證許書遂篆與遺篆相次遺亾也遂亾也疑古本說文遂卽爲遺下重文遺或作遂猶旒或作旒也遂下有重文補曰古文遂學者莫知其右旁之

甫爲何字今按甫卽蕡字也其上从中與从艸同中部
勞或从艸作芬卽其側也其下从肖乃古文貴字見女
部妻篆說解其字作肖而玉篇作肖郭忠恕汗簡亦作
肖或今本說文闕壞也甫字从中从肖與蕡字从艸从
貴不異而作者以中頭連合肖上其中筆又引而長之
乃成甫矣簣古文作史作甫者疑籀文也甫字从辵从
籀文簣當爲遺下之重文簣聲卽貴聲也而今系之遂
不然則遺遂同字從可知矣

誼

說文言部誼誼嫁也从言盧聲穢謂此篆之義未詳廣

雅釋言曰誼諒也誼从言諒亦从言于義侶近然說文
無諒字則亦莫詳其義也今按誼者詛之籀文凡籀文
从盧者小篆或省作且是部退往也从辵且聲重文遺
曰籀文从盧网部置兔网也从网且聲重文置曰籀文
从盧尗其側也然則誼爲詛之籀文無疑矣一切經音
義曰詛古文作禮禮者誼之變體祝詛對文祝字从示
故籀文誼字亦變从示耳溱書外戚傳曰爲媚道祝誼
後宮有身者注曰誼古詛字是師古猶識古字也

詬 听

說文言部詬詬詬恥也从言后聲后部听厚怒聲也从

口从后后亦聲機謂此刚字實一字也从口从言其義不異口部之字如吟如嘖其重文皆从言言部之字如謀如謨如詠如誥其重文皆从口詬之與听猶是也自人出之則爲听怒自己受之則爲詬恥實一義之引申哀八年左傳曰曹人詬之注曰詬詈辱也詬亦訓詈然則詬卽听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口生听注曰听恥也听亦訓恥然則听卽詬也听字亦或作响文選運命論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亾宋均曰响鳴之怒者正合許書厚怒聲之義許君於詬下收或體詢而於听下不收或體响亦其

疏也听或作响正與詬或作詢一律可證其同字矣要而論之詬响从後出字也后既从口而听又从口詬又从言種複無理古字實止作垢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服注曰垢恥也莊子讓王篇強力忍垢司馬注曰垢辱也說文土部垢濁也凡恥辱義卽从濁義引申之而怒詈義又从恥辱義引申之引申之義盛行而與从土之義相去益遠乃更製从言从口之字耳宣十五年左傳釋文曰垢本作詬漢書路溫舒傳引左傳文亦作詬此卽變古字爲今字之證許君因而錄之又分詬听爲二字听字實从口后聲乃不隸口部而隸后部胥失之

矣

與予

說文昇部與黨與也从昇从与重文𠄎曰古文與予部
 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𠄎謂二篆說解當互易推予當
 作與黨與當作予與者推與也故从昇从与昇而与之
 所謂推與也古文从収正與叢叢字同意卑部叢曰从
 収推卑叢米也叢曰从収推卑叢之然則𠄎亦从収正
 合推與之義矣予者黨予也篆體作𠄎其上之曰乃古
 文環字見留鼎銘韓子曰自環者謂之私故黨予字从
 環乃相親比之意古人製字反予為幻許君隸幻字於

予部曰相詐惑也从反予蓋𠄎𠄎二字从古文環會
 意引而下之則順順則相信故為黨予引而上之則逆
 逆則相疑故為詐惑荀子成相篇曰外不避仇內不阿
 親賢者予此予字之本義也許君誤以與之說解為予
 之說解則反予為幻何意乎蓋因子與同聲古每通用
 許書提之家各失其本義耳

變

說文又部變老也从又从灾闕許君於此字不得其从
 灾之意故从蓋闕錢氏大昕曰从宀省聲則變其字為
 變矣不可從也近有朱氏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定為

搜之古文謂从又持火于山下索物其說甚塙因變字借爲尊老之稱故又製从手之按夫變旣从又而按更从手種複無理故知古字止作𠄎也然則尊老之稱當作何字曰𠄎下有重文俊卽其字也宣十三年左傳曰趙俊在後字正作俊方言曰俊尊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楊子雲多識古文故作俊不作𠄎許君擬爲一字失之

殿

說文殳部殿擊聲也从殳屍聲而秦漢以來乃相承以爲宮殿字御覽引說文曰殿堂之高大者也今說文旣

無此文且堂之高大何取而从殳哉其非許君原文矣然則宮殿字當作何字曰尸部有屍字卽其本字也其字从尻从几几部曰尻處也尸部曰尸下基也漢書黃霸傳注曰屋之高巖通呼爲殿是殿本古人上下所通稱以高得名故从尻从尸者人所居處也尸者象其下基址之高也篆體本當作屍而今作屍者猶鹽字从鹵从監而不作鹽字从東从囙而不作齏古人作篆自有此體也然今相承作展玉篇尸部屍下更出重文展曰同上疑古人固有書作展者故變而爲展也則其字从尻从尸較然明矣凡宮殿字當作此殿乃段字

也尸部之字有屬形體者有屬居處者許君提而一之因誤以屍爲脾之正篆而宮殿字豕失其本字矣或謂殿之名始於秦古無殿名何以造此屍字曰古無殿名非無殿名也凡屋之高嚴者通稱爲屍而非有專屬故經傳無聞耳使秦人無前殿之作則至今與龐爲高屋豐爲大屋同存之爲古義而已矣葉大慶攷古質疑博引說苑諸書以證古有殿名此固不足據然古無殿名而屍實古字則又不可不知也

毬

說文攴部毬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攴从𠂔𠂔謂凡物能相擊者多矣何獨取譬於車而从𠂔乎許君所說殆非本義也今按毬者擊之古文也車部擊車轄相擊也从車从毬毬亦聲毬既从𠂔擊又從車種復無理蓋古字止作毬从攴从𠂔者車軸耑也故爲車轄相擊又引申之則凡相擊者皆曰毬故擊字卽从毬也引申義行而本義轉廢於是又製从車之擊以爲車轄相擊之字擊乳寔多非古字矣

寺

說文寸部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聲榘謂此非古義也顧氏炎武曰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豎之名自

秦以宦者在外廷之職而官舍通謂之寺然則許君所說非其本義矣今按寺即侍之古文人部侍承也凡言侍者皆承奉之意故古文作寺从寸猶从又也又部曰又手也从又之字如窆如叔其重文竝从寸然則寸亦手也寺之从寸猶承之从手也周禮天官寺人鄭注曰寺之言侍也此蓋以今字說古字實一字耳詩之婦寺易之聞寺春秋傳之寺人貂寺人披其字竝作寺蓋古字止如此至後世以寺為官舍之名故凡言庵寺者又加人作侍許君分寺侍為二而以漢九寺之制說寺字殊非古人製字之意

自白

說文自部自鼻也象鼻形白部白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樾謂自白然即古文鼻字也鼻部鼻引氣自界也从自从界是許君以鼻為會意字然引氣自界義甚迂曲其實則从自界聲形聲字也姚氏文田說文聲系隸鼻字于界聲下得之矣口耳目皆象形字何以鼻獨為形聲字蓋古文止作自或作白字皆象形與口耳目字一儻小篆从界聲作鼻猶齒字古文作目亦象形字而小篆作齒又从止聲也其下之囟乃古文自之變體亦猶自之為白也自字載籍罕見

未爲它義所攸故至今聲義未變猶共知爲齒之古文若自字則別義行而本義廢矣許君以有从自之字有从白之字有从鼻之字故分爲三部猶有人部又有儿部有大部又有卂部實非二字也乃因經傳自字或訓由也或訓始也而無作鼻字用者豈不敢質言爲鼻之古文於是相沿至今聲義俱別不可復合矣

雁 鴈

說文佳部雁鳥也从佳人厂聲鳥部鴈鵞也从鳥人厂聲樾謂古人謂鵞曰鴈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於周禮膳用六牲及議禮士昏禮用鴈下言之詳矣然鵞可謂之

鴈而鴈非專謂鵞也鴈與雁實爲一字經傳皆通用今分而二之鴻雁字作雁鵞鴈字作鴈則泥而不可通矣詩鴻鴈于飛毛傳曰大曰鴻小曰鴈鴈爲鴻鴈字亦爲鵞鴈字一字而二義猶佳部雛天鷓也一日雉之莫子爲雛雛雛黃也一日楚雀也从一鳥部又有鷓字曰天鷓也此亦許君謀分一字爲二字大徐本因改佳部雛篆下天鷓二字爲鳥大雛以別於鷓字而鷓雛二字豈不可復合矣夫鷓雛从參聲然佳部有雄鳥部有鷓从方聲佳部有鷓鳥部有鷓从开聲以是例之猶未敢遽定爲一字也若雁鴈二字从厂

聲又𡗗从人則其爲一字無疑據佳部雞籥作鷄雞籥
作鷄雞籥作鷄雞籥作鷄雞籥作鷄雞籥作鷄雞籥
从佳籥文多从鳥疑鴈亦雁之籥文也火部𩇑从火雁
聲讀若鴈蓋許君誤分鴈雁爲二字故云然實則雁聲
卽鴈聲耳

羴

羴部羴羊臭也从三羊重文羴曰羴或从亶樾謂許書
建首之字如品部之品羴部之羴晶部之晶从部之从
羴部之羴麤部之麤焱部之焱羴部之羴蟲部之蟲𠃉
部之𠃉𠃉部之𠃉凡𠃉三字爲一字者皆無重文又如

𠃉部之𠃉言部之言林部之森石部之磊馬部之羴兔
部之羴犬部之羴魚部之羴耳部之聶車部之轟亦皆
無重文惟女部姦篆有重文是蓋心部忤篆之重文誤
削於此其說詳後然則羴下不當有重文羴周禮庖人
膳膏羴內饗羊冷毛而羴羴禮記月令其臭羴字竝作
羴無作羴者羴與羴非一字明矣今按羴者羊臭也羴
者羴羊也猶羴爲羴鳥羴爲羴馬也羴字从羴義亦相
近故曰羊相廁也羴从羴在尸下猶羴从羴在木上也
許君合羴羴爲一字則羴字从羴亦失其意矣

羴

說文艸部藁捐也从収推艸藁之从尠尠逆子也重文
𦵏曰古文又重文藁曰籀文槩謂許意以逆子爲人所
藁故从尠說甚迂曲尠爲逆子其義見于去部曰去不
順忽出也从到子或作尠从到古文子朱氏駿聲糾其
繆曰子生首先出惟到乃順故育字流字皆从之會意
然則藁字从去不當如許君所說矣今按藁乃后稷名
蓋高辛氏爲后稷特製此字以名之也故其字古文从
去从収而籀文又从艸艸者箕屬所以推藁之具也置
去艸上而推藁之則其爲初生之子可知矣去象子初
生之形非逆子也古人因事製字往往有之曼部曼營

求也从曼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寤得說使百工曼
求得之傳巖巖穴也是許意謂因傳說事而製曼字雖
未足據然可知古小學家所說六書之外自有此創於
指事爲近今以說藁字充在艸上視許說曼字人在穴
上義似較長矣且藁字首見於堯典卽爲后稷名亦無
更在其前者則以爲高辛氏所製復何疑乎後世如孫
休尙有製字命子之事況上古聖人神靈首出者乎

敷

說文放部敷光景流也从白从放槩謂光景之流何取
而从放放逐也於流何涉乎若謂堯典流其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流放對文義亦相近从放卽从流也豈
製字時卽有此義乎今按敷字當隸白部从白从敖省
聲故从敷之字亦或从敖手部擊旁擊也从手敷聲而
宣六年公羊傳以斗擊而殺之則字變爲擊蓋敷本从
敖得聲故从敷聲者亦可从敖聲也許君隸敷字于放
部謂从白从放會意而有光景流之說殊近附會實則
敷者皦之古文也白部皦玉石之白也从白敷聲敷既
从白皦又从白種複無理蓋後出字古字止作敷其本
義爲玉石之白引申之則凡白者皆謂之敷詩大車篇
毛傳曰皦白也是也今宜刪放部之敷而於白部出敷

字爲正篆重文皦爲或體

膜 膾

說文肉部膜牛腸脂也从肉衰聲詩曰取其血膜重文
膾曰膜或从勞省聲樾謂膜膾實二字而許君誤合之
也膾者牛腸脂也禮記內則篇肝膾郊特牲篤取膾膾
燔燎升首祭義篇取膾膾乃退詩信南山篇取其血膾
其字竝作膾不作膜許君引詩作膾疑三家詩有段膾
爲膾者而許君誤切爲一字耳然則膜爲何字曰膜者
窺之古文也炙部窺炙也从炙衰聲窺既从火而窺从
炙其下又从火種複無理蓋後出字也古字止作膜从

肉从𩚑以形聲而兼會意臙字从肉从𩚑猶炙字从肉从火也𩚑字俗作煠其說詳後𩚑篆下於是臙字之从囟从𩚑者變爲从囟从煠而其形乃爲臙許君豕誤以爲从炙而隸之炙部矣

利

說文刀部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重文初曰古文利槩謂利字从刀从禾會意非从和省也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益利之本義謂土地所出者土地所出莫重於禾以刀刈禾利無大於此者矣詩曰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此

利字从刀从禾之意也利之爲字與制同意制篆說解曰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其說亦近迂曲未字象木重枝葉形从未卽从木也猶昏字古文作昏从甘卽从口寗字籀文作容从寸卽从又也以刀刈禾爲利以刀斲木爲制是故制爲裁而利亦爲裁周易文言傳曰利物足以和義何注曰利者裁成也許君不識从刀从禾之意而曲附和義之說謂从和省失之甚矣至銛利之義卽从以刀刈禾而得非其本義也古文作初从勿無理蓋从二刀古籀體多餘複如斲斲牆斲之類皆是其同在刀部者劓籀文作劓則古文作劓卽

其側也利从二刀當作多誤合之則爲勿矣

筐

說文竹部筐車笞也从竹匪聲樾謂許君於此字誤或體爲正篆而以車笞說之甚失其義今按筐者匪之或體也匚部匪如匱从匚非聲其或體當从竹作筐與匱之或體从竹作篋匪之或體从竹作筐者一律經傳匪字皆作筐筐可證也箕部箕籀文作匪竹部籀籀文作匱蓋古本从匚而後人以其爲竹器變而从竹匪之爲筐亦猶是也筐筐同類許君知匪筐之爲一字而不知匪筐之亦爲一字何邪鄭注儀禮士冠禮曰筐竹器

如笞者是鄭以筐與笞爲二物且笞之名亦不專屬車說文笞篆說解一曰籬也廣雅釋器曰笞籠也鄭君謂筐如笞非必車笞經傳筐字無訓車笞者足知許說之非

兒笞錄一

說文甘部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樾謂許君說此字
 其義甚迂小徐又以味道之腴證成之益失制字之本
 意矣今按甘字象形而非會意於口之中作一其本義
 當為含一即所含之物也至甘苦字當作昔昔从艸猶
 苦亦从艸蓋本義專言艸之昔苦後乃以為凡昔苦之
 通稱耳因經傳皆段甘為昔於是甘行而昔廢昔字止
 見於說文艸部曰甘艸也則字雖存而本義亦廢矣夫

兒苦錄二

第一樓叢書之六

甘昔

德清俞樾

說文甘部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樾謂許君說此字
 其義甚迂小徐又以味道之腴證成之益失制字之本
 意矣今按甘字象形而非會意於口之中作一其本義
 當為含一即所含之物也至甘苦字當作昔昔从艸猶
 苦亦从艸蓋本義專言艸之昔苦後乃以為凡昔苦之
 通稱耳因經傳皆段甘為昔於是甘行而昔廢昔字止
 見於說文艸部曰甘艸也則字雖存而本義亦廢矣夫

使甘爲甘美本字則此艸以甘美得名卽謂之甘艸可矣何必制此从艸从甘之昔字乎今定甘之本義爲含而甘美字作昔从艸甘聲庶各得其本字矣

甚

說文甘部甚尤安樂也懋謂甚卽媿之本字也故其爲字从甘从匹甘美其匹耦是安樂之義也女部媿樂也从女甚聲夫甚从匹卽从女之意也而媿又从女於義復矣此乃後出字也經典甚字如論語甚於水火孟子王之好樂甚皆爲過甚之義蓋从尤安樂而引申之故凡太過者皆曰甚相沿既久而甚之本義轉晦因又製

从女之媿字耳詩鹿鳴篇常棣篇和樂且湛賓之初筵篇子孫其湛以湛爲之岷篇士之耽兮又以耽爲之湛與耽皆段字依說文則當爲媿而媿字不見於經可知古無媿字其本字止爲甚因甚字爲太甚之義所專故凡甚樂字皆段湛耽字爲之耳

巖重文陶

說文鬯部巖禮器也象巖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巖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重文陶曰古文象形巖謂經傳巖字有二義酒器一義也巖祿又一義也今許書訓巖爲禮器而巖祿義不見然則巖祿字當爲

何字邪或曰古人行廢有尊卑貴賤故引申爲廢祿字然則觚觶角楛無不可稱何獨取於廢邪今按廢下重文陶卽廢祿之廢也其字从卩說文卩部卩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人受廢必有卩以書所受之王命故其字从卩其上作內者从廢省聲內卽廢上之木也古書皆段廢爲卩故提爲一字許君不能是正誤以陶爲廢之古文而廢祿之廢豕無本字矣今宜刪廢下重文而隸陶字於卩部

餐重文滄

說文食部餐吞也从食歺聲重文滄曰餐或从水撻謂

釋名釋飲食曰餐乾也乾入口也从水作滄侶爲無理今按滄者飡篆之重文也說文曰飡舖也从夕食而詩伐檀篇正義引說文曰飡水澆飯也从夕食今說文無此文然水澆飯爲飡則古有此義故伐檀篇釋文引字林曰飡水澆飯也玉篇食部曰飡水和飯也釋名釋飲食曰飡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皆其證也疑古本說文當曰飡舖也一曰水澆飯也从夕食又出重文滄曰滄或从水正合水澆飯之義因飡餐二篆相近傳寫者誤移飡下之重文爲餐下之重文大小二徐不能是正豕沿譌至今耳張湛注削子曰餐水澆飯也是唐時所說

亦自歧異但以釋名所說飡餐二字義證之則滄字要當爲飡之重文耳說文又有饋字其說解曰以羹澆飯也而玉篇饋下又有古文履其字从尸殊不可解疑卽飡之誤也蓋因饋飡二字故有澆飯之義故或段飡爲饋飡字篆文作飡其上夕字引而長之則與尸相侷因誤爲履矣周禮玉人注簞履禮記內則注膏履其字又作履从尸从丰尸者夕之變也丰者水之變也蓋其字从夕从水合飡滄二字爲一字也展轉致譌尙可意會而滄字爲飡之重文而非餐之重文則因之愈明

朱 株

說文木部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樾謂一在其中竝無赤義何以爲赤心木乎此篆說解疑爲淺人竄改許君原文當云朱木心也蓋朱字與本末字同意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然則朱字从木一在其中其爲木心可知矣三字一側於六書爲指事至赤色之朱許書作株糸部曰絲純赤也从糸朱聲而經傳皆段朱爲之後人但知朱之爲赤而不知其本義之爲木心故於許君所說不得其指妄改爲赤心木其義仍爲赤而又依心字爲說以合于許書之舊其曰松柏屬者疑許書原文引小戴記松柏有心

之文以說木心之義而淺人改易之如此也木部又有
 株字曰木根也从木朱聲夫朱既从木而株又从木種
 復無理今按株即朱之或體也朱為木心亦為木根蓋
 木之初生在土中者根而已矣根出土而有枝有枝而
 有葉然其貫乎木之中者則仍其根也故孟子有根於
 心之語木之心為朱木之根亦為朱心與根不嫌同名
 者其義固得通也自段朱為絲而絲廢凡赤色之絲無
 不作朱者莫知其本義之屬木矣乃於木根之朱加木
 作株耳

古文木杏朱亦木公田亂从木一其其中樹謂一亦

說文木部杏果也从木可省聲然可實非聲六書故引
 唐木从口林罕从哽省聲樾謂从口者是也蓋此字實
 非形聲字與某字同意某篆曰酸果也从木甘闕重文
 寐曰古文某从口今按某篆下蓋奪呆篆許書原文當
 先出重文呆曰古文某从口再出重文寐曰籀文凡籀
 文多種複之體如敗之作散牆之作牆漁之作漁車之
 作戩是也古文實止作呆許君曰古文某从口不曰从
 二口二木是其明證也某為木果之名人所常食者故
 从木从口會意小篆作某酸果不得从甘从甘即从口
 也猶甘部甚古文作甚口部昏古文作昏从甘从口一

也杏與某正同類之物故古之造文者必从木从口會
意呆字木在口下杏字木在口上其義實不異也猶變
呆作𣎵小篆又變呆作某而今俗書則又借栴栴字爲
之於是杏之从木从口無可比側而知或謂可省聲或
謂啞省聲胥失之矣

搖 櫛

說文木部搖樹動也从木𣎵聲櫛謂此非本義也手部
搖動也則凡搖動者皆謂之搖矣乃因樹動而特製搖
字然則艸動當从艸作𣎵水動當从水作滫乎無是理
矣今按搖者櫛之本字也說文曰櫛昆侖河隅之長木

也从木繇聲然國語晉語曰搖木不生危韋昭注曰搖
木大木也山海經西山經曰槐江之山西望大澤其陰
多搖木之有若郭璞注亦曰搖木大木也其字皆作櫛
然則古字作櫛不作𣎵也櫛者柚之古文也櫛从繇柚
从由繇由二字均不見于許書然古實同字故顏無繇
字路仲由亦字路漢書古今人表繇余韓子十過篇作
由余爾雅釋水曰繇膝以下爲揭釋文曰繇古由字漢
書由字皆作繇師古注每曰繇讀曰由皆其證也櫛从
繇聲故或从由聲中山經曰荆山有橘櫛削子湯問篇
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櫛文選謝元暉酬王晉

安詩南中榮橘柚注引削子文而曰櫛則柚字也然則櫛爲柚之古文明矣今許書分柚櫛爲二而以櫛字之義爲櫛字之義乃爲木動之說以解櫛字胥失之矣

棘

說文東部棘从二東瞽从此闕樾謂此字音義俱闕許君以瞽字从此而錄之因特立東部然曰部瞽獄之兩瞽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是瞽字从東从曰會意棘即東也籀文多種複之體如敗之爲敗牆之爲牆皆是也瞽从東而作棘乃籀體餘重之故小篆因籀文之舊未經消改耳昌部瞽从昌差聲篆文作墉墉爲小篆

則瞽亦籀文差聲即左聲籀體餘重故重二左作差耳瞽之重二左正與瞽之竝二東不異許書不收差字何必收棘字乎然則棘字可刪而東部更無它字則亦可不立宐改歸木部與杲杳相次杲日在木上杳日在木下東日在木中三字正同意也它如彙部彙三泉也闕彙部彙二魚也闕許君蓋以原字籀文作麤漁字籀文作灑因而錄之并建爲部首實則彙即泉也彙即魚也籀體餘重故耳亦可以刪

爽

說文林部爽豐也从林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

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庌同意樾謂許君說此篆既以
爽爲規模字而又云卅與庌同意語涉兩歧广部庌屋
下眾也从广其其古光字然則庌从其非从甘與爽之
从卅者何涉乎竊疑古本說文爽篆下當有重文作爽
者其字蓋从二其故云與庌同意今本或有奪誤耳隸
書爽字作無正與庌字作庶相侂蓋變火爲四點而又
省其一耳古鐘鼎文爽字有作爽者蓋爽乃爽之變體
爽又爽之變體而隸書作無又爽之變體也古今字體
之變可以意度許君與庌同意之說疑亦未必有合然
卽其說可知當有爽字不然隸書何以从火乎

彘重文彘

說文彘部彘曰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搏彘木也象形
重文彘曰籀文樾謂彘字从口从巳殊爲無理疑此乃
若字之籀文其字本作漫蓋小篆从艸而籀文从艸艸
部曰艸艸之總名也故从艸猶从艸也其下作収从口
从又卽右字也易離卦釋文曰叢古文若皆如此則其
爲若之籀文固無疑矣漢人作隸又變其字爲彘斥彰
長田君斷碑養善壘春陽卽彘之變體也艸與彘篆體
相侂許君誤切其上之艸爲彘乃收爲彘之籀文失之

出

說文出部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樾謂訓出爲進乃其引申義而非本義出者茁之古文也艸部茁艸初生出地兒从艸出聲出字既象艸木上出之形則不必又从艸作茁矣若謂出兼艸木出專屬艸然則木初生兒當爲柎乎木部柎斷木也不與茁同意又何也禮記樂記曰句者畢出其字止作出不作茁因出字爲出入之義所專乃又製从艸之茁詩曰彼茁者葭傳曰茁出也猶澤陂篇傳曰蔕蔕也以古字釋今字非有二字也出爲艸木初生故凡生者皆謂之出周易說卦傳萬物出乎震虞注曰出生也爾雅釋親曰男子謂姊妹之

子爲出釋名釋親屬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蓋卽以言艸木者言人耳

字

說文宋部孛孛也从宋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孛如也樾謂許君所說非本義也色孛如也乃形況之詞今字作勃說文色部艷篆下又引作色艷如也蓋形況之詞以聲爲主故文或不同乃以孛爲人色附會从子之意迂曲甚矣今按言部諄亂也當逖爲孛字之說解孛者亂也子彊盛于其父也故从子从宋宋者艸木盛宋宋然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

者漸矣如艸木然其始生甚微日引月長豕米米然不可復制此字字从子从米之意也孛與孛同意襄二十七年公羊傳臣僕庶孛之事何休解詁曰庶孛眾賤子猶樹之有孛生蓋孛字孛字竝於木取義孛从子从孛省孛者孛之或體伐木餘也故爲微弱孛从子从米米者艸木盛也故爲彊盛尙書大傳以橋杼諭父子橋實高高然而上父道也杼實晉晉然而循子道也今子彊盛米米然是亂之道矣經傳皆以諄之或體作悖者爲之禮記月令曰毋悖於時鄭注曰悖逆也國語周語曰是以事行而不悖韋注曰悖逆也亂逆同義是其本義

也廣雅釋詁曰悖強也是其引申義也莊十一年左傳曰其興也悖焉杜注曰悖盛兒然則色孛如也義亦猶是也許君以爲專言人色失之矣其字當隸子部从子从米米亦聲至諄之本義當曰惑也籀文作𠄎蓋从二惑省可得其義矣今定孛亂字作孛凡訓彊盛者亦作此諄惑字作諄凡訓謬誤者亦作此各从本字庶無提焉

困

說文口部困故廬也从木在口中重文朱曰古文从止木樾謂困之爲故廬經傳無徵且木在口中於故廬意

亦無取許君所說殆非也今按困者柵之古文也木部
柵門糜也从木困聲困既从木柵又从木縛復無理此
蓋後出字古字止作困从口者象門之四旁上爲楣下
爲闕左右爲棖也其中之木卽所謂糜也曲禮曰外言
不入於柵內言不出於柵鄭注曰柵門限也柵有限止
義故古文从木从止會意廣雅釋室曰糜機闌柴也是
卽以柴爲門柵字然則困柵之爲一字可知矣凡困極
困窮之義皆从限止一義而引申之其後引申義盛行
而本義反爲所斂乃更製从木之柵又或从門作闕而
困之卽爲門糜雖許君不知矣幸有廣雅柴也一訓足

證古文柴之卽爲柵而人猶莫知困柵之同字何哉

𦉰

說文員部𦉰物數紛𦉰亂也从員云聲樾謂此俗字也
紛𦉰乃疊韻字形況之詞本無一定紛字有作芬者文
選甘泉賦懿懿芬芬是也有作雰者詩信南山篇雨雪
雰雰是也白帖引詩正作紛紛𦉰字有作芸者老子夫
物芸芸是也有作云者呂氏春秋園道篇雲气西行云
云然是也云卽雲之古文然則紛𦉰字作芬芸可也作
雰雲亦可也今必从員作𦉰豈紛字亦當从員作𦉰乎
且古員云同聲詩烈祖篇景員維何箋曰員古文作云

出其東門篇聊樂我員正義曰云員古今字故女部𠃉
从女云聲籀文作𠃉从籀文員聲員聲卽云聲也今𠃉
字既从員而又以云爲聲不合六書之指疑古書言物
數𠃉亂者或作紛云或作紛員傳寫者兩存之豕誤合
爲一字耳許君因而錄之可刪也

昌 倡

說文日部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
昌兮重文昌曰籀文𠃉謂許君說此字非本義也美言
之訓蓋本於皋陶謨然昌爲美言何取而从日乎至一
說以爲日光則因詩雞鳴篇東方明兮朝旣昌兮許君

誤記而有此說不可爲訓今按昌者唱之古文也口部
唱導也从口昌聲夫昌之籀文本从口小篆變而从曰
卽从口之意也而唱又從口此必後出字而非古字矣
其古字蓋止作昌从日從口會意蓋夜則羣動俱息宗
然無聲至日出而人聲作矣故其義從日從口而其義
則爲導也夕部暮宗也从夕莫聲昌之從日猶暮之從
夕也廣雅釋詁曰昌始也又曰盛也詩還篇猗譽篇毛
傳竝曰昌盛也蓋一聲既作眾聲從之故訓始又訓盛
也今經傳昌盛字作昌昌始字作倡說文人部倡樂也
則以爲俳倡字其實卽昌之或體也呂氏春秋古樂篇

曰乃令鱣先爲樂倡高誘注曰倡始也是倡卽昌也禮
記樂記篇曰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注曰倡發歌
句也蓋倡有始義故以發歌句者爲倡詩曰倡予和女
是也其後相承因以爲樂人之名耳周禮樂師職曰教
凱歌遂倡之鄭注曰故書倡爲昌司農云昌當爲倡蓋
故書作昌者其本字也先鄭云當爲倡者以今字讀之
也至唱字則經典罕見从口又从口尤爲後出字矣呂
氏春秋任地篇曰莒者百艸之先生也注曰莒莒蒲水
艸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今說文無莒字亦卽昌
字也百艸之始生者爲莒猶眾聲之始作者爲昌也从

艸从人皆後人所加耳皋陶謨昌言卽其引申義說文
人部倝善也一曰始也蓋始則有善義故曰元者善之
長也倝訓善又訓始昌訓始又訓美其義一也許君誤
以爲昌之本義因別出唱字又別出倡字失之矣

族

說文从部族矢鏃也从从矢槩謂矢鏃當从金何取
而从从乎金部鏃利也此乃矢鏃之本字其訓利者引
申義也鄭君注考工記矢人曰殺其前一尺以趣鏃也
趙岐注孟子曰扣輪去鏃漢書鼂錯傳曰中不能入與
亾鏃同陳勝項籍傳贊曰秦無亾矢遺鏃之費其字竝

作鏃無作族者釋名釋兵曰鏃族也言其所中皆族滅也此雖曲說然亦可見自古相承矢鏃字是鏃非族也然則族之本義謂何曰族者軍中部族也从扌者所以指摩也从矢者所以自衛也國語楚語曰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昭注曰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車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族字之義韋昭所說最爲得之經傳族字惟此爲本字本義其它每以屬字爲之文二年左傳以其屬馳秦師宣十七年傳請以其私屬皆是也宣十二年傳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史正作族矣族屬聲近古每通用

而豕致相提後漢書靈帝紀注曰五屬五服內親也凡親屬字皆當作屬而今相承作族部族字皆當作族而今相承作屬故自族字之義明而从扌从矢之意亦可無疑矣

有

說文有部有宀宀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樾謂許君說有字義甚敦戾凡經傳言有者豈皆不宀有乎其引春秋傳說从月之意更爲曲說然則有字从月果何意乎曰古之有字今之又字也又者右之本字古人言又則爲有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春

秋書十有一年十有二年皆是也詩終風篇不日有暘
既醉篇昭明有融儀禮士相見篇吾子有辱鄉射篇惟
君有射于國中禮記內則篇三王有乞言箋注竝訓有
爲又實則有其本字也月行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
再行二十九日有奇而復與日會仰觀天象其循環不
已者莫著于月故有字从月或疑日行亦循環不已何
以獨取之月不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
始一周天其爲期久遠且人不易見古聖人敬授民時
以月行二十九日有奇歷朔望晦復追及日而合朔
爲一月以三合朔爲一時以十二合朔爲四時而成歲

皆取之月而不取之日正以生明生魄人所共見故也
然則有字从月之故可知矣詩小宛篇毛傳南有嘉魚
篇鄭箋竝曰又復也今卽以其義說有字曰有復也月
復與日會也从月又聲則有字之義明矣然則有無字
當作何字曰有無字古本作有亼無乃段字蹙乃譌體
其說詳後說文亼部曰亼逃也逃謂之亼則復謂之有
其義正可互明矣

外 死

說文夕部外遠也从夕从卜卜尙平旦今夕卜於事外
矣樾謂今所用內外字在許書皆非本義入部曰內入

也是內之本義爲容內字此云外遠也是外之本義爲疏外字管子明法篇曰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尹注曰外遺也呂氏春秋有度篇曰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高注曰外棄也訓遺訓棄侶乎爲引申之義而不知實與本義最近故其字从卜从夕與用字同意用者所用也故从卜从中中正也外者所遺棄不用也故从卜从夕夕不正也晏子春秋襍篇曰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此蓋言其室之偏于西向其實古人之詞凡不正者皆謂之夕夕與正相對爲文

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注曰言其室邪夕不正徒正其坐也廣雅釋詁曰夕表也王氏念孫謂邪夕一聲之轉是矣周禮太卜曰凡國大貞注曰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今卜不以正於事外矣此外字从卜从夕之義也許君卜尙平旦之說失之迂曲蓋未得从夕之意耳夕部又有死字曰轉臥也从夕从口臥有口也此篆說解當連篆文讀之死轉疊韻亦作婉轉文選射雉賦婉轉輕利是也亦作蜎轉洞簫賦坐喙蜎轉是也其義不必專屬臥許君以其从夕故曰臥有口不知夕者邪也與外

字从夕同意邪夕不正故有宛轉之義夕部文皆从夕
暮爲意外死二篆則从夕邪爲意提而同之故難通矣
說文克部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重文寔曰古文克
又重文泉曰亦古文克樾謂此篆說解可疑既云克肩
也何又云象屋下刻木徐鍇曰肩者任也能勝此物謂
之克故亦象刻木斯曲說矣今按又重文泉者乃尙書
洪範篇曰克之本字壁中古文也其上從占以其爲占
之用也其下作水象其形也兩霽圍隹皆有可取象而
泉則無可取象故特製此字也其屋下刻木之說亦必

古文家師說如此因泉讀如克後人遂卽以克爲之許
君因誤以泉爲克之古文而屋下刻木之說亦移之克
下矣說詳羣經平議然則克字之義謂何曰克肩也此
義不誤惟篆體作𠂔微誤當从𠂔从尸古者高之省也
尸卽人也尸之篆文作𠂔卽篆文刀字而橫作之故許
君曰尸陳也象臥之形凡从人从尸義得相通人部仁
篆下重文尸曰古文从尸卽其側也克字从高省从尸
尸與人同意象舉物高出人上故其義爲肩小徐曰肩
者任也正得其指因而引申之爲能爲成爲勝又从勝
之義引申之則爲殺而經典字皆作克蓋篆體从尸而

隸體从人猶仁字古文从尸而篆文从人也玉篇克下有古文亨字正从尸繁陽合楊君碑亨壓帝心字亦从尸惟其上作古微誤正與今字作克者同矣至古文作亨者乃籀體絲重之故非有異義許君不知亨泉之非一字誤合爲一家以屋下刻木爲克字之形而莫知其當从尸則今字所以从人者亦莫知其故矣詩雲漢篇后稷不克箋曰克當作刻是鄭君讀克爲刻非訓克爲刻也釋名釋言語曰克刻也此則取同聲相訓全書之例皆然不得因此而謂克字真象刻木曲徇許書之誤也

寵

說文宀部寵尊居也从宀龍聲广部龐高屋也从广龍聲樾謂此二篆實一字也寵乃龐之或體其字本从广广者因广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龐爲高屋故字从广其後因義屬居処故又變从广者爲从宀而字始作寵龐者木字寵者後出字也宀部宅篆下有古文庀寓篆下有或體廡然則龐之爲寵亦猶宅之爲庀寓之爲廡矣許君以尊居說寵字尊者崇也尊與崇一聲之轉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是其例也是故尊居者崇居也猶言高屋也寵與龐義本不異分爲二字失之矣至經

傳寵字皆爲光寵之義蓋由屋之崇高而引申之相沿
既久幾莫知寵之爲屋矣又安知其本字之爲龐乎龐
字惟見于小雅車攻篇蓋寵行而龐廢寵之引申義行
而其本義亦廢今宐刪宐部之寵而於宐部龐下出重
文寵曰龐或从宐庾學者猶見古文古義焉

見筈錄二

